春秋直解

春秋直解卷之二

桐城方　苞著

余　裒

門人程　崟校讐

劉　敦

次男道興編錄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

意也○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鄭伯以璧假許田

穀梁傳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祊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蓋鄭以祊易許魯入祊而未歸許也故乘桓之未定而求焉天子所賜先祖所受而私相易置書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及者內爲志也結好於鄭以自安也春秋之世簒弑之賊列於諸侯之會盟則不討故鄭挾以

求許而魯志乎爲此盟也

秋大水

左傳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

孔父

君弒而大夫見殺不論其死之先後於君而皆

以及書者尊卑之義也春秋之初外大夫皆稱

人而或以名見者非特至於魯則其事不得不

名也特至於魯者紀履緰鄭宛鄭詹是也其專不得不名者宋督齊無知宋萬孔父祭仲仇牧是也紀履緰鄭宛鄭詹之不氏舊史畧之也孔父祭仲仇牧之氏舊史詳之也蓋祭仲命大夫而孔父仇牧則魯人重其節也命大夫以行次書者也故必繫於氏然則祭仲之書氏常辭也孔父仇牧書氏則舊史之特文也何以知其非春秋之法也使舊史没其氏孔子無從而得之也左傳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

惡故先書弑其君

滕子來朝

滕侯稱子時王所黜也先儒謂以朝桓貶非也躬爲簒弑者書爵而貶其朝之者罪在一人而貶及子孫其義頗矣或謂列尊貢重故小國降爵以從殺禮亦非也春秋於吴楚徐越之自尊者從周禮而稱子則其自降者無爲徇其私意以亂名實也葢見於經降爵者獨滕薛杞皆小國也春秋之初晉曲沃之亂周屢伐之衛朔之

纂邾婁術叔之立皆聲討焉則滕薛杞小侯為
時王所黜理或然也或曰時王能黜諸侯春秋
豈復作乎强大之國篡弒逆命王靈不加且降
禮焉滕薛杞小侯未聞大惡而見黜是即王法
之不行而春秋所以作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會未有書所為者其特書以決疑也不書成宋
亂則疑於欲討宋亂而不終或以他事會而無
以著其受賂立華氏之實也春秋之初臣子尚

知大義鄰國尚重邦交故羽父之亂僞討寪氏而州吁陳佗無知宋萬無得其死者是先王禮敎入於人心者未盡泯也而三國之君受賂以成宋亂此宇宙混闢以來莫大之變宋之亂成而天下之亂成而百世之亂成矣故聖人懼而特書以正首惡之罪焉垂之會不書成魯亂者不敢書也扈與夷儀則承齊宋弒君之後盟主大合諸侯而不討不待書而知罪之所在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成宋亂而取其賂器以置大廟直書而惡見矣郜鼎郜所爲也猶莒之方鼎之類蓋宋取之郜而復以賂魯也不書宋歸而曰取于宋專罪公也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辭與哀姜書入同義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穀作紀

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傳始懼楚也公羊傳以鄧爲國穀梁例以爲蔡

地孔氏穎達謂鄧國去蔡甚遠蔡鄭不宜遠會于其國未詳孰是

九月入杞

不書其人將非卿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左傳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飮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或書至或不書至者舉告廟之禮則史書於册而孔子因之史所闕者無考也先儒謂或志其去國踰時之久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或

著其黨惡附姦之罪若孔子或筆或削以爲予奪誤矣蕭魚之會晉霸方盛諸侯同心役不踰時而書至哀公會吳于鄫于槖臯會吳伐齊危甚矣而不書至則志其去國踰時之久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不可逼矣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而不書至則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不可逼矣以此知因舊史之文也凡特相會往來稱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

三年春正月

桓三年以後、月不繫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惟王法不行、乃可以至焉耳。元年書王、謹始也。二年書王、猶望王之能討也。過此而不討、則無可望矣。十年書王、數之一終也。十八年書王、桓之終也。惟始中終書王、然後知非實無王也。知實有王、然後知餘年之不書王、所以明王法不行、與無王等也。春秋於桓發特文三、紀事則月不繫王、錫命則王不稱天、桓之大夫皆不卒。蓋隱公之弒、未嘗明見於經、雖薨而不地、葬而不

書猶未知獄之所歸也惟大變其常文屢書不一書然後可以發後人之疑而得其實焉耳

公會齊侯于嬴

左傳謀昏於齊也鄭莊爲王卿士每假王討以逞其私故魯軌不惜割地以求盟而齊又東州之大國也亦請昏以自託焉宣公之篡也請昏割地以自託於齊與桓公同而不汲汲於結晉者趙盾謀弒無外志區之盟釋齊不討以爲不足忌焉耳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公羊傳胥命者相命也結言而不盟也荀卿曰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公穀作紀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穀梁傳既盡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隱之篇翬獨舉名至是稱公子權盛也以是知春秋之初獨書名者乃舊史輕其人而略之也

兼書繫與族者乃舊史韙其人而詳之也一人之身前後異稱則以意爲詳畧而非有典法明矣孔子仍而不革何也使革之以定於一則世變物情轉不可得而見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送女而君親之非禮也越境非禮也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未廟見猶未入國也何以知讙爲魯地也以其後齊人歸讙再見於經也安知是時不屬於齊也使屬於齊則當書公及夫人姜

氏至自齊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傳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致夫人也聘而書弟非大夫而任國政也

有年

有年者僅有年也僅有年何以書隱五年螟八

年螟桓元年大水民困於災故書而志之也其不承屢祲則雖有年而不書於册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四時之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周正月狩之時也其書以非常狩之地也哀十四年傳稱西狩於大野而經不書常地故也凡蒐閱不書公國事也此獨書公非以國事出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渠氏伯行次糾名也王朝卿士皆書行次以宰

之尊而書名者魯人惡之也簒弒之賊舍曰不討又從而加禮焉苟有人心者無不藏惡也何以知非孔子書名以貶也使舊史不書名孔子無從而得之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傳曰再赴公羊穀梁曰傳疑皆非也甲戌下文闕耳據左氏陳亂文公子佗弒太子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是亂在鮑疾而未卒之先甲戌下所書疑卽佗作亂事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曰欲以襲紀也通春秋無強大而剸於弱小者其譲明矣鄭假齊力以併許故助齊謀紀所以報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傳父老子代從政非也父既致政而子代之則宜專舉其子不當更及其父程子曰父受命而子代行亦非也非身受命不當書王使按左氏遠啟疆對楚子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

命而使矣是時韓起爲政故其子方幼未有職司而奉命以使藍世卿專權欲任其弱子以收威柄而其君亦曲徇之仍叔之子未有職司於王室故不得不曰仍叔之子耳使有職司爵列雖卑亦當從石尚之例而書名春秋時子代父位故子皮之子前代父而位于產之上季公彌不得立乃使爲馬正出爲公左宰則承嗣之子不肯別居他職明矣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親在行。而三國之君不從王靈之不振甚矣。不書天王伐鄭者王命不至於魯從三國之告辭也告伐必并告敗而不書敗孔子削之也屬辭之法首舉王而事繫於下則稱天王其不稱天者特文也先舉其事以屬於王而不稱天者恒辭也公朝於王所亦此類也。

大雩

雩旱祭也經書雩皆於秋因旱而祭非龍見之

常期也程子曰大雩雩於上帝用盛樂也魯郊禘大雩皆非禮而歲之常事不能備書故雩則因旱而書郊禘亦因事而書

螽

冬州公如曹

州畿內邑名州公天子之三公也左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六年春正月實來

左傳自曹來朝書曰實來不復其國也果爾則書遂來奔或州公自曹來奔如鄭詹自齊逃來之例可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於宋事以速及尚再舉其名況事不相屬時年已隔而徑省其文使辭旨不可別白乎此經文有闕

傳者傅會而爲之說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左傳紀來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胡傳大閱簡車馬也周禮大司馬仲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爲農隙也曾懼齊鄭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不書地有常所也大閱大蒐先儒皆謂僭禮而於古無徵未知其果然也

蔡人殺陳佗

經書某人殺某皆討亂之辭五年春正月甲戌下爲陳佗作亂之事明矣春秋之初先王之澤未甚人心正理猶存故蔡人不以佗爲陳君而

殺之凡篡賊而稱君者見臣子不能復讎鄰國不能討亂而成之爲君也有一人能知其爲賊而加刃焉則不問其情之公私而以討賊之義與之所以使亂臣賊子無所逃於天壤之間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適冢之生舊史必備書於册而見經者獨子同何也穀梁子曰疑故志之也自桓以及齊魯之人皆曰同爲齊侯之子故獨存而不削以正其爲周公之裔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

貰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

冬紀侯來朝

左傳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田狩有定所焚咸邱譏非地且盡物也古者田獵必有圍禁春蒐用火不過應萊之地耳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鄧遠國近於荆楚故魯人視之如介葛盧郳黎來而以名書同時來朝而別言之離至而不

旅見也傳謂失地之君故名非也失地之君不可以言朝先儒謂以朝桓貶稱名亦非也朝桓而不名者多矣不宜同罪而異罰 ○四年與此年不書秋冬皆闕文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冬祭也周正月乃烝時其書以再烝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王朝大夫之名也古有以某父名者經所書齊侯祿父箕鄭父儀行父皆是也

夏五月丁丑烝

志不時且黷也

秋伐邾

不書伐者將非卿也桓自弒立結權齊鄭數出會盟小國畏之紀郕滕杞或會或朝惟邾不至故伐之

冬十月雨雪

記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內夫人之娶非失禮不書則逆后不書者也此
何以書以祭公來而遂逆書也蓋爵爲主則書
舊史之法也失禮然後書春秋之法也公羊傳
使我爲媒可則用是往逆矣吳氏澂曰魯必先
報可於王矣此過魯而問期也視傳義爲優蓋
王命祭公過魯問期因往逆后書遂者未嘗復
命於王而遂往也祭公之來安知非以他事也
使祭公之私行則當書天王使祭公逆王后于
紀祭公來遂如紀若王命以他事來亦當直書

如求金求車之類以明其爲異事以是知其爲過魯而問期也劉敞謂不與王之使祭公非也非朝非聘若書天王使祭公來非所以爲文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逆稱王后歸稱季姜文當然也使逆稱季姜則不知其爲王后歸稱王后則不知其爲季姜無倫義也紀姜書逆書歸襄十五年齊姜書逆而不書歸者其歸之時齊魯構怨不以歸期告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穀梁傳諸侯相見曰朝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以待人父之道待其子內失正矣胡傳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幣繼子男謂諸侯老疾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

十年春王正月

十者盈數也使逼桓之世皆不書王則疑於實無王故十年書王示未嘗無王凡此皆所以發疑端見隱義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衛地衛初與魯約會而中變也故齊鄭來戰于郎衛亦與焉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其書來戰何也春秋之初魯最為東方之望國諸侯未有加兵於魯者有之自郎始故舊史不書伐我而以來戰為文內戰不言敗舊史諱之也何以知言戰即敗也侵伐猶有未成乎戰者戰則必有勝負而魯戰之勝者皆載於冊書以是知不言勝者即敗也外戰惟河曲長岸不言敗先儒以為勝負敵然亦足以徵其事為至希矣汪氏克寬曰州吁非宋殤則不能舉伐鄭

之師鄭人非齊僖則不能舉戰會之師故雖主兵者衛鄭而春秋必序宋齊爲首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自宣公以前會盟侵伐外卿大夫皆稱人先儒謂三國之君貶而稱人非也簒弒之賊皆稱爵而微罪則貶而稱人與卿大夫之稱混又或以稱人爲卿大夫之貶辭其說無一可通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命卿、故比於王朝之卿而書行次也凡執他國之君及卿大夫皆稱人、以是爲亂世相凌暴之事也、知然者以晉厲公之執曹負芻執得其罪而歸于京師則書爵猶外取邑皆稱人而齊侯取鄆以居公則書爵也書爵者從其常也

稱人者著其變也、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突不繫鄭、篡也、忽繫鄭、當承國也、知然者曹羈

之奔承戎侵曹之後而復稱曹羈鄭忽之奔承突歸于鄭之後而復稱鄭忽非著其爲正則覆舉曹鄭於文爲贅矣凡爭國而書歸者易辭也書入難辭也祭仲既執而忽不能自固則突之歸易矣忽不稱爵未踰年也不稱世子舊史據告辭也忽與督怨其奔必突告之也則不稱世子明矣其歸也忽自告之故稱世子也莊公卒忽承國諸侯會葬突介宋之力以入焉忽之爲正其迹顯著雖舊史不繫忽於鄭而孔子特繫

焉。不為無據也。若忽之以世子而承國。或以公子之長與貴而承國。告辭所無。雖舊史不能定也。其歸也既稱世子矣。則孔子不革而一之。何也。春秋於爵次名氏。一仍舊史。蓋舊史有可革。有不可革。或革或否。則義無所處。而法益亂矣。翬或稱公子。或不稱公子。𨷚陽處父或稱氏。或不稱氏。一仍舊史。而於忽革而一之。何義乎。且鄭忽曹羈。事正相類。使忽之弃革而稱世子。必羈之决非世子而後可也。而羈之為世子與否

固未可知也。故一仍其舊。使後世得因之以考事變而見情實焉。自宣以前、列國無以公子書者、突與曹赤不稱公子、亦舊史之文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稱卿也。蔡叔蔡侯之弟也。諸侯之兄弟將承國者、則以行次書、所以示兄終弟及之義而別於公子爲卿大夫者。紀季蔡季許叔之類皆是也然則叔乃蔡侯封人之弟封人無子將以承國其後叔又死乃召季於陳而立之耳凡世子

列會皆以名見而叔不名何也世子以名見則明知其爲世子也以名而繫於叔則與外大夫無别矣其不稱蔡侯之弟何也凡書某氏之子某君之弟皆無位之稱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程子曰杞當作紀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汪氏克寬曰宋所以會魯者將以求賂於鄭而魯所以會宋者將以爲鄭免賂是以卒不能降心以相從也。桓爲鄭突委國與民五出與宋會蓋與突同惡。大懼鄰國有反正者。卽成宋亂之意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許氏翰曰王迹既熄霸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禀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十二年見盟會之亂也霸統興而諸侯有所一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

丙戌衛侯晉卒

通一經惟此重書日蓋冊書之體一日二事本宜各書其日而史所未詳不可復考偶有存者則仍其舊文耳或謂丙下非申則子文誤非也

會盟與諸侯之卒皆宜日其不日者史失之耳得其日者再書日然後知册書之正體而凡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胡傳謂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誤矣內師外師之非義有過於二役者矣而獨於二役特文以罪之則輕重之衡失矣來戰于郎舊史諱伐之辭與齊宋衛燕之戰爲類者也戰于宋與衛人及齊人戰爲

類者也既書齊人伐衛復書衛人及齊人戰于衛則贅矣既書及鄭師伐宋復書宋人及我師鄭師戰則亦贅矣凡此皆因事屬辭而各有所當者也伐宋者公也何以不言公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十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相去浹日中無間事（衛侯晉卒郎與鄭盟之日再書日以別之不得為間事）故蒙上文而書及耳內戰不言敗者四舊史諱之也內勝畢書以是知不書勝者即敗也外戰不言敗者二先儒以為勝負敵也或曰以傳

聞書而不知其孰爲勝負也外戰無諱敗之道

則與內異義明矣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凡魯與他國戰皆書魯及以我及彼也胡氏謂戰而不地於紀非也使戰於紀則當書四國伐紀戰於齊則當書公會紀侯鄭伯伐齊蓋齊宋之怨結於紀鄭而魯居其間故四國來伐而魯援紀鄭以拒戰也其不書伐我何也春秋之初

諸侯未有加兵於魯者故十年書來戰于郎此年戰而不地皆舊史諱伐之辭也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其不地者於衛也則內戰而不地爲敵國來伐可知矣其屬辭異於郎何也國都也凡伐我至城下則不書四鄙即此義也○觀此則徃年魯會宋公燕人亦爲平齊紀也紀與齊世讐而魯之婚姻宋燕附齊故魯欲藉爲之解而齊終不聽故爲此戰衛以桃邱與魯惡故黨齊鄭舊黨齊而今附魯者哭既篡而惡於宋

又與魯軌同惡相濟。故魯爲鄭而伐宋。鄭爲魯而戰齊也。但文姜歸魯。而魯以紀故交兵於齊則當日之邦交有不可考者矣

二月葬衛宣公

胡傳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爲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爲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爲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吳

氏澂曰衛助齊魯爲紀非敵怨故不廢喪紀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此年正月無冰寒遲也丑月尚有冰也成元年二月無冰燠早也子月已有冰也襄二十八年春無冰通一時而常燠尤爲災異之大

夏五

傳寫有闕非聖人疑而不益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哭既與宋惡所恃惟魯忽方在外儀亹在內恐諸大夫或有異心故使其弟來盟所以示親暱防詐諼也州吁如陳而石碏請討哭蓋以此爲懼與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傳譏未易災之餘而嘗非也以災之餘供粢盛

非事之情也壬申至乙亥相去僅二日疑烖餘已出廩故嘗不廢以不時書非用災之餘也御廩之新不書常事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傳報宋之戰也凡用他國之師以戰伐而書以者必得所以而後能戰伐也故霸國會討列國連兵皆列序必以弱假強而後書以此役及魯以楚師伐齊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是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三月乙未天王崩

書崩赴告及也不書葬魯不會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王氏葆曰桓負大惡王非唯不討而八年之間

三遣使來聘恩禮厚矣今王崩來赴魯無奔喪

會葬之事齊僖之存于戈歲尋卒則會葬如禮

此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稱爵國人君之也稱名國有二君所以別也忽稱世子舊史據告辭也突君鄭數年矣忽之歸稱爵以告稱子以告終無以別於羣公子之先立者必稱世子而後可以正突之篡也何以知非孔子之特筆也舊史不承告而書世子孔子無從而得之凡書復歸者有不復之勢也突篡而國人安焉諸侯附焉忽幾有不復之勢矣

○陸氏淳曰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出君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也○劉氏敞曰公羊謂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如忽之奔蓋有不得已亦何惡乎又曰歸者出入無惡突之篡國可云出入無惡乎

許叔入于許

許失國十五年叔始入與蔡侯盧陳侯吳同而書法異者春秋雖不與楚之封陳蔡而盧吳實既復而後歸故得書爵叔既入而後君許故入

從其本稱廬吳楚實復之易可知矣故書歸許叔則鄭未之復而強入焉難可知矣許莊公之奔不書何以見其巳失國也三國入許之後許不見經今鄭亂而叔入焉則中絕而始復可知矣許無內難叔非爭國而書入于許則復國之辭也高氏閌曰叔無罪而書名則與入篡者無辨

公會齊侯于艾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朝者諸侯之禮三國之君來朝而書人者魯人忽之也盟蔑儀父以名見今與牟葛俱稱人桓公惡其伐而不服久而後至故史承其意而卑之也並書朝旅見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突入櫟稱鄭伯以後此會盟征伐交政於諸侯者皆突也不於其入稱爵則疑於忽亹儀矣忽亹儀之弒不書何也魯軌鄭突皆弒兄簒國故雖有忽亹儀而魯軌第以突爲鄭君以突爲鄭

君則忽亹儀之弑史臣不得而書之矣非爲突諱也書忽亹儀之弑則似不以突爲鄭君而與軌相形故畧而不載耳突之入鄭不書與衛衎異者非爲其不正也突入櫟之後自以爲鄭君諸侯皆以突爲鄭君故入鄭不告而史無其文耳○或曰忽與曾舊有怨亹儀與曾不通故見弑不告而突自以爲鄭君又不肯以忽亹儀之弑告此舊史所以闕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左傳將納厲公也上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繼書鄭伯突入于櫟繼書會于袲伐鄭則助突而讐忽明矣會書地而後伐者、先行會禮而後伐、二事也不書地者一事也陳氏以前定未前定爲義非也四國之助突無所疑也鄭突與宋讐久矣及突奔而宋與魯衛出死力以助之何也魯軌宋馮衛朔皆以不正得國聞諸侯之國有反正者恐己國臣民之生心故悉力以固其黨以張其聲勢而鎭其國人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傳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會于曹蔡先於衛伐鄭衛先於蔡傳曰其序則主會者為之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連數國之衆再會再伐而後得其志故重其事而行飲至之禮也

冬城向

汪氏克寬曰凡書城未有繫月者蓋城築之事非可月成也然周之十月十一月皆農收之時蓋戒事於冬而以春正月畢功則無妨農之病矣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諸侯出奔而名者國有二君也衛侯朔名以黜牟也黜牟之立何以不書魯助朔故黜牟之立與奔不書猶助篡而怨之弒靈儀之立與弒不書也其文則史此其驗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傳平齊紀且謀衞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左傳疆事也不書其人微者也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盟而弟書及者旣曰諱公何以知此非諱公也強國之臣屈公以盟故諱其辱而戰則無所屈也內卿帥師自入春秋卽以名見此以知其爲微者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以經所書按之則季即獻舞蓋召于陳而立之也知然者許叔紀季以兄弟而承國者皆書行次也若別立獻舞則季位非國卿出非奔叛其歸也蔡不宜告無由見於魯史如曹子臧之出入不書是也胡氏謂季不有國蓋以後書獻舞之執不知歸國書行次見執書名其義本並行而不悖如謂季之賢不宜不死於位則據經所

書其入無惡耳安保其後之見危而授命乎

癸巳葬蔡桓侯

傳寫誤侯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傳宋志也不目其人微者也

冬十有二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復書王桓之終也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姜氏在會明矣而不書者志不在會也僖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則志於會者也陽穀之會書公及夫人婦從夫之辭也此不書及不以夫人屬公也凡此類皆特文以發疑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內弑君薨而不地此其地何也不書于齊無以別於如齊或歸自齊而道薨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何以書葬復讐非討賊之比也賊在國內臣子不可一日與居也而將安焉故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若弱小而戕於強大雖志在復讐不能必其事與時也故魯桓公蔡靈公並書葬此春秋之義所以無微而不辨也薨而地葬而書何以知其非正命也別有所見也